

佳作丛书第一辑

出卖影子的人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东61A-6

中学生文学选读

佳作丛书第一辑

出卖影子的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出卖影子的人

Chumai Yingzi De Re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8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8}{8}$ 插页2

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50,000

ISBN 7-02-000003-7/I·4

书号10019·4102 定价0.73元

目 次

新美露西娜	[德]歌 德著(1)
	刘德中译
智利地震	[德]克莱斯特著(24)
	杨武能译
出卖影子的人	[德]沙米索著(44)
	白 永译
朝拜贝多芬	[德]瓦格纳著(113)
	高中甫译

新美露西娜

〔德〕歌 德

敬爱的先生们！我知道诸位并不特别爱好序论和导言，所以直截了当地向诸位保证，这次一定要讲得格外精彩。虽然我曾讲过一些大家都很喜欢听的真实故事，但我敢说，今天要讲的故事比从前讲的有趣得多。这桩事是我在几年前碰到的，可是我在想起它时，总感到不安，甚至希望故事情节还会发展下去，并且有个结果。这个故事是很奇特的。

首先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，并不老是顾到将来，甚至第二天也不见得有保障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不善于经营，时常陷入各种窘境。有一次，我出门旅行，打算挣一笔钱；可是我的排场稍微大了些；我先乘特快邮车，然后换乘普通邮车走了一些时候，末了却不得不徒步走完最后的一段路程。

我是个伶俐的小伙子，早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：我一到客栈，就去找老板娘或者女厨子，设法讨好她们。就这样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开给我的账总是要少开一些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走进一个小镇的驿馆，正要照我的习惯去行事，忽然有部四匹马驾着的美丽的双座马车鳞鳞地驶来，停在门前。我回过头，看见一个单身女子；她没有带侍女和用人。我立刻跑过去，打开了车门，问她有什么吩咐。她下了马车，身材显得格外美丽，近看的时候，我发现她可爱的脸上带着一点悲哀的神情。我又问她，要不要我替她做什么事。

“好吧！”她说，“请你把放在座位上的小箱子小心地拿出来，搬到楼上去。可是，我特别请求你，箱子要拿得平稳些，一点都不要震动或摇晃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小箱子，她关上了车门，于是我们就一块上了楼梯。她告诉茶房，要在这儿过夜。

接着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；她叫我把小箱子放在墙边桌上。我从她的一些举动中看出她想一个人呆在房间里，便向她告辞，同时恭敬地、但也热情地吻了她的手。

“你去叫一下我们两人吃的晚饭，”她接着说；我当然非常愉快地跑去执行她的吩咐。我感到很骄傲，因此连老板、老板娘和仆人们都看不上眼了。我不耐烦地等待着可以回到她那儿去的时刻。上菜了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。我很久没有享用这样好的饭菜和看见这样可爱的美人儿。我仿佛觉得她越来越美丽了。

她娓娓地谈着，但不肯听任何与倾慕和爱情有关的话。碗碟给人收去了；我迟迟不走，想用各种办法接近她，可是没有用，她的威严慑伏了我，而我无法反抗；我甚至不得不

违背自己的心意，提前跟她告别。

我差不多整夜没有睡，做了许多恶梦，早上很早就起来，打听她雇好马没有。我听人说“没有”，便走到园子里去，看见她穿好了衣服站在窗旁，就连忙上楼去找她。她走来迎接我，显得比昨天更美丽了。这时，我感情冲动了，老着脸皮地冲过去抱住她。“迷人的仙女呀！”我叫起来，“对不起，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！”

她非常敏捷地从我的怀抱里挣脱出来，我甚至来不及吻她的面颊。——“如果你不愿意失去你的幸福，就应该控制这种突如其来的爱情冲动。幸福就在你眼前，但你必须经过一些考验才能得到它。”

“你要怎么就怎么，仙女！”我叫道，“但别使我绝望。”

她微笑着回答：“如果你要为我服务，就听我讲条件吧！我在这儿来拜访一个女友，打算在她家里住几天，同时希望有人带我的小箱子乘马车继续往前走。你愿意接受这任务吗？你除了小心地带着箱子上下马车，当箱子放在车里的時候，坐在它旁边，留神地照管它以外，不需要做什么事。到了旅馆后，必须把箱子放到一间专用的房间的桌上。你不可以在这房间里居住和睡觉。每次都应该用这把钥匙把房间锁起来，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和锁上任何一种锁，还能给予门上的锁一种特殊的性能，就是在锁好以后，别人打不开它。”

我看了看她，心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我答应，只要我有希望再看见她，只要她吻我一下，保证我的希望会实现，那我就愿意做一切事。她吻了我，从那时起，我完全成

了她的奴隶。接着她叫我去雇马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我应该走什么路，应该在什么地方下榻等待她。最后，她把一包金钱放在我手里，而我吻了她的手。告别的时候，她好象有点激动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了。

我雇好了马回来，发现房间的门给人锁上了，便立刻试了试万能的钥匙，果然灵验。门开了，我发现屋里是空的，只有小箱子还放在我先前放的那张桌上。

马车驶到大门前来，我小心地拿着小箱子下了楼，把箱子放在我的身边。老板娘问道：“小姐到底在哪儿？”

一个小孩回答说：“她进城去了。”

我向人们打了个招呼，坐着马车，神气活现地离去了；昨天我是穿着盖满灰尘的鞋子到这儿来的。诸位可以想象，我不慌不忙地把这桩事考虑了一阵，数了数钱，作出各种打算，不时地斜眼看那只小箱子。我乘着车，笔直地朝前驶去，在许多站上都没有下车休息，最后到了一个较大的城市——是她叫我到这儿来的。我谨慎地执行了她的吩咐，把小箱子放在一间专用的屋里，又照她的吩咐把几支没有点燃的蜡烛放在箱子旁边。我锁上了房门，安排好了自己的房间，舒适地住在那儿。

起初，我忙着想念她，但很快就觉得无聊了。我不习惯独自生活，不久便在酒馆的桌旁和我喜欢去的其他公共场所，找到了一些伙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渐渐把钱挥霍掉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放纵地赌钱，结果把袋里的钱全输光。回到我的房间以后，我感到非常难过。我的样子象个有钱

的人，身上却一文不名。我估计欠旅馆的账一定很多，但不知道我的美人儿到底会不会来，什么时候来。我的处境窘极了。我加倍地想念她，并且相信，没有她和她的金钱，我就不能活了。

我吃了晚饭，但因为这次不得不独自用饭，觉得饭一点都不好吃。接着，我激动地在屋里踱来踱去，跟自己说话，诅咒自己，扑在地上，扯乱我的头发，表现得象个野人一样。忽然，我听见隔壁锁着的房间里有什么轻微的响动。过了不久，有人敲了敲那锁牢的门。我跳了起来，拿起万能的钥匙，可是双扇门自动地开了，烛光下，我的美人儿向我走了出来。我扑倒在她的脚前，吻她的衣服和手；她扶起了我，我不敢拥抱她，甚至不敢看她；可是我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，表示很惭愧。“这是可以原谅的，”她说，“只可惜你把我俩的幸福耽搁了。我们再见面以前，你必须重新踏上旅途。这儿有更多的钱。只要你稍微节省些，钱是够用的。酗酒和赌博使你这次陷入窘境，以后你要当心酒和女人。希望我们能够快乐地再见！”

她跨过门槛，门关上了；我敲门恳求，但再也没有听见什么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要账单的时候，茶房笑了笑说：“现在我们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巧妙神秘地锁门，弄得任何钥匙都打不开。我们还以为你在屋里藏了很多财宝；但我们刚才看见你的宝贝从楼梯上走下来；这宝贝是值得好好保藏的。”

我没有回答什么，付了账，拿着小箱子上了马车，我又

开始旅行，同时下定决心，今后要听从这神秘的女友的劝告。可是，到了一个大城市以后，我很快就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女人，怎么都摆脱不了她们。她们似乎要我为了赢得她们的欢心付出很大的代价；她们一方面老是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另一方面却要我做一连串的事。我因为只想讨好她们，又没有顾到我的钱袋，只是随意乱花钱。过了几个星期，我发现钱袋和先前一样饱满，里面的钱一点也没有减少。我又惊奇又快乐。为了进一步证实钱袋的这种可爱的特征，我把钱数了一下，记下了详细的数目。接着我又开始和先前一样同我的伙伴们愉快地生活。我参加了许许多多陆上和水上的旅行、舞会、歌咏会和别的娱乐活动。这时，我不需要密切地注意，就发现袋里的钱确实少了，仿佛倒霉的数钱破坏了钱用不尽的好处。但我既然开始过奢侈的生活，一下回转不过来，结果很快把钱花光了。我诅咒我的处境，骂我的女友不该这样试探我，责备她不再露面，愤怒地表示要解除对她的一切义务，并且准备打开小箱子，在箱子里找援助。虽然箱子不重，里面不可能有金钱，但可能有珠宝，而我对珠宝是很欢迎的。我决定照我的意图去做，不过打算在夜间进行，为的是能够安静地行事。于是我就赶去参加就要举行的宴会。那儿又非常热闹，酒和喇叭使我们很激动。这时，发生了一件对我很不愉快的事。饭后吃点心时候，我最宠爱的美女的老朋友从旅途上回来，突然走进屋子，坐在她旁边，毫不犹豫地执行他过去所享受的权利。很快就产生了愤怒、争吵和格斗；我们拔出了剑，我受

了重伤，半死不活地给人抬回去。

医生包扎了我的伤口，离开了我。已经是深夜了，看护我的人睡着了。忽然隔壁房间的门开了，我的神秘的女友走了进来，坐在我的床旁。她问我的身体怎么样；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又疲惫又苦恼。她继续说话，表示对我很同情，还把一种药膏涂在我的太阳穴上。我很快就觉得强壮多了。我有了劲，便发起脾气来，把她骂了一顿。我激怒地说，我遭遇到不幸，完全要怪她，怪她在我心里所引起的爱情、她的出现和隐匿、我所感到的寂寞和思念的痛苦。我越来越激动，仿佛在发高烧似的。最后我向她发誓，要是她不愿意成为我的，这次不肯属于我，不肯跟我结合在一起，那我不愿意活下去，而且我要她给我确定的答复。她迟迟不肯表示态度，于是我狂怒了，把伤口上双层和三层的裹布撕下来，下决心要流血致死。可是我大吃一惊，因为我的伤口都合拢了，身上又光又滑，而她已经在我的怀抱里了。

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一对情人。我们互相道歉，但自己也不大知道为什么要道歉。她答应跟我一起继续旅行。我们很快就并排坐在马车上了，小箱子放在对面第三个人的座位上。我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提到过小箱子。现在，它虽然放在我们的眼前，但我也没有谈起它。我们轮流照管它，好象默默地商量好了一样。不过，我老是把它拿上车，拿下车，并且象从前一样管锁门的事。

钱袋里还有钱的时候，一直由我付钱；钱用光了以后，我便告诉她。——“那好办，”她说，同时指了指装置在马车

车壁上的两个小口袋。我先前已经注意到了，但没有使用过它们。她把手伸进一个口袋，拿出几枚金币，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几枚银币。就这样，她向我表示我们以后可以任意挥霍。我们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；我们俩一起游玩，有时跟别人一块欢乐。我没有想到她可能再离开我，特别是因为她已经怀孕了，而我们的快乐和爱情也因此增加了。可是不幸得很，有一天早上，我找不到她了。没有她，我留在那儿感到烦闷，便又带着小箱子踏上了旅途。我试了试两只口袋灵不灵，发现它们一直没有失效。

一路平安无事。我再也不去想我的奇遇，因为我预料这桩奇怪的事一定会有个很自然的结局。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惊奇、苦恼和恐惧的事。为了远离那个地方，我日以继夜地旅行，所以时常在黑暗中赶路。灯偶尔熄灭，车里就变得漆黑。有一次，我在黑夜里睡着了，醒了以后，看见车顶上有一道光线。我把这道光线观察了一番，发现它是从小箱子里射出来的。大概是因为夏天到了，天气干燥，箱子上有了一条裂缝。我又在转珠宝的念头了。我猜想箱子里有红宝石，并且想要加以证实。为了使一只眼睛正好接触到那条裂缝，我尽可能把身子移到适当的位置上。可是，我大吃了一惊，因为我看见一间灯火辉煌的、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屋子，仿佛我是从屋顶的洞口朝皇宫里看似的。虽然我只看到屋子的一部分，但其余的部分是可以推想得到的。壁炉里好象升着火，壁炉旁边放着一把靠椅。我屏

住气息继续观察。这时，有个女人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从大厅的另一边走来了。虽然她的身材很小，我立刻认出她是我的爱人。这位美人儿坐到壁炉旁的靠椅上打算看书，拿起非常小巧的火钳把燃着的木柴整理好。我清楚地看见这位非常可爱的小人儿也怀了孕。我坐得不舒服，不得不把身子移动一下。接着，我立刻又朝箱子里面看，想要证实我并没有做梦，但这时亮光已经熄灭了，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。

诸位可以想象得到我多么诧异，甚至害怕。这个发现使我左思右想，但毕竟想不出什么来。我终于睡着了，醒来时还以为我做了一场梦，可是我觉得跟我的美人儿疏远了些。我更小心地照管箱子，但同时不知道自己期待还是害怕她再以常人的大小出现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我的美人儿穿着一件白衣服真的出现了。因为屋里正是半暗不明的，我觉得她比平时高了些。于是我想起来好象听人说过，凡是属于小妖精和侏儒这一类的鬼怪，在夜晚降临时会显著地变得高些。她象平时一样扑在我的怀里，可是我不能很快活地把她按在我的沉重的胸膛上。

“我亲爱的，”她说，“我根据你对我的态度判断，而且不幸得很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在我离去后的期间内看见了我；你知道了我在某些时候是什么样子；你我两人的幸福终止了，甚至有完全毁灭的危险。我必须离开你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和你再见。”

因为她在我跟前娇滴滴地说话，我立刻就解除了对先

前似乎在梦里看见的那张面孔的任何顾虑。我热烈地拥抱她，要她相信我爱她，强调说我没有罪，讲给她听那个发现是偶然的，一句话，我费尽心机，使得她不但安静了，还设法安慰我。

“你仔细检查一下自己，”她说，“这个发现是不是损坏了你的爱情，你能不能忘记我是以两种不同的形态跟你在一起的，我的身体的缩小会不会减弱你的恩爱。”

我看了看她；她比任何时候都美丽，于是心里想道：我有个妻子，她间或变成侏儒，可以放在小箱子里携带，这难道是个很大的不幸吗？要是她变成巨人，把她的丈夫放在箱子里，岂不更糟糕吗？我又快乐起来了。我决不愿意让她走。

“心肝宝贝呀，”我回答说，“我们就象从前那样在一块生活吧。对我俩难道还有什么更快乐的吗！你怎样方便就怎样做吧，我向你保证以后更要留神地照管小箱子。我生平见到的最可爱的小人儿，怎么会给我一个坏印象呢？要是个情人有这样一个小像，他一定快乐极了！而那毕竟只不过是幻影，变变戏法罢了。你在试探我，开我的玩笑；可是你等着瞧我的表现吧。”

“这桩事比你所想象的严重，”美人儿说，“可是我很高兴你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因为对我们俩说来，结局可能是很好的。我愿意信任你，在我这方面尽一切努力。你只答应我，永远不会因为发现了这桩事而懊悔。此外，我恳请你要倍加小心地避免酗酒和发脾气。”

我答应了她的请求，我什么都会答应的；她换了个话题，于是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了。我们用不着离开当时居住的地方，那是个大城市，我们的社交很广，而且那正是郊游和园游的季节。

在这一切娱乐中，大家都很高兴看见我的妻子，男人们和女人们都乐意接近她。她的讨人喜欢的举动，配合着高雅的风度，使得每个人都敬爱她。此外，她很会弹琴唱歌，在交谊晚会上常有人请她表演。

我必须承认，我素来不爱好音乐，音乐甚至会使我感到不舒服。我的美人儿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从来不用弹琴唱歌的方式来博得我的欢心。可是，在交谊会上，她似乎要弥补这种损失，并且照例有很多人欣赏她。

我何必否认这点呢？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并没有使我完全忘记那桩事，虽然我尽量想要忘记它。相反地，我的情绪起了很奇怪的变化，但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。有一天晚上，在一个大宴会上，我克制住的脾气发作了，这使我吃了很大的亏。

现在，我仔细一想，便知道在那不幸的发现以后，我对美人儿的感情冷淡了许多。我开始吃她的醋，在过去我从来没有转过这样的念头。晚上，我们俩隔一段距离斜对面地坐在餐桌旁。我坐在两个女人当中，感到非常惬意。我早就觉得她们很可爱了。我们一面开玩笑和谈情说爱，一面畅饮。这时在对面，两个爱好音乐的人跟我的妻子攀谈

起来了，并且催促客人们独唱和合唱。这使得我的情绪变坏了；我觉得那两个爱好音乐的人很讨厌；歌唱使得我生气了。当人们要求我独唱的时候，我真的狂怒了，我干了杯，把杯子重重地放下去。

在我旁边娇滴滴的女人们，使得我立刻又平静下来，但怒火一旦燃起来，事情就糟糕啦。它继续偷偷地燃着，虽然一切照理应该使我快乐和谦逊。相反地，当人们拿来一只弦琴，我的美人儿伴着琴唱起歌来，博得大家的赞赏时，我更愤怒了。这时不幸有人要求大家都静下来。他们甚至不允许我谈天！歌声使得我牙痛。一个极小的火花终于能使地雷爆炸，这难道奇怪吗？

唱歌的人唱完了一支曲子，大家热烈地鼓掌欢呼。她立刻向我这儿看了看，眼睛里的确充满了爱情。可惜她的目光钻不进我的心。她看见我干了一杯酒，接着又把酒杯倒满，便摇了摇右手的食指，亲切地警告我。

“你别忘了这是酒！”她轻轻地说，只让我听见。

“水是给水妖吃的！”我叫起来。

“小姐们，”她对我旁边的女人说，“使出你们全部的魅力吧，免得杯里的酒老是被喝光。”

“你不会屈从吧？”一个女人附着我的耳朵小声说。

“那侬需要什么？”我激动地挥着手叫起来，把酒杯撞倒了。

“这儿的损失可不小呀！”美人儿叫着说，拨了拨弦，仿佛要把众人的注意力从这场纠纷上吸引到自己身上来。她

真的成功了，特别是当她站了起来，继续奏序曲的时候。她站起来好象只是因为这样弹琴方便些。

我看见红酒倒在台布上，便醒悟过来。我明白我犯了个大错误，心里感到很懊恼。我生平第一次被音乐感动了。在唱第一段的时候，她好象亲切地跟众人告别；这时大家还觉得他们是在一块儿的。唱第二段时，大伙儿仿佛分散了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孤独和隔离的，没有人相信自己还在这儿。可是，我应该怎样形容最后一段呢？它是为我一个人唱的，歌声流露出受了委屈的爱情，这爱情是跟暴躁和傲慢告别的。

我默默地带她回家去，预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但回到我们的屋子以后，她立刻表现得亲热、娇媚、甚至调皮，使我成了最幸福的人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充满信心地对她亲热地说：“在高尚的宴会上，你时常由于人们的要求而唱歌，比如昨天晚上，你唱了一支动人的告别歌。今天早上你为我唱一支快乐动听的欢聚歌吧，使得我们觉得好象刚刚才认识似的。”

“我不能唱，我的朋友，”她严肃地回答说，“我昨天晚上唱的歌表示我们要别离，而我们现在立刻要分开了。我只好告诉你，你违背了你的誓言，给我们带来了最可怕的结果。你破坏了你的莫大幸福，而我也不得不放弃最宝贵的希望。”

我恳请她更详细地说明一切，于是她回答道：“不幸得很，我可以向你说明，因为我不能留在你这儿了。我本来想